

無

題

·左巴·

「風和日麗春光好，遊人樂陶陶……」。又是杜鵑花開的時候。今年很多高中時的同學都戴上方帽子，當一天的黑鳥鴉。我們幾個因為讀的是「藥到病除」的系，所以多了三年壽命。是一個晴朗的下午，約幾個室友到校總區看一看，照像留念。好久沒來，傳鐘、傳園情人道，對我既熟悉又生疏；熟悉的是往日的回憶；生疏的是兩年沒來過了。

咦！那邊誰躺在草地上，不是修道嗎？高中時候我和他是班上名符其實的寶一對兒。

「嗨！修道！你在這兒，好久不見了，近來得意吧！」
「左巴！」他從草坪上爬起來，拿起一本筆記簿。「怎麼對杜鵑花感到興趣來了？走罷！我請你吃三明治去，再不吃以後怕沒機會了。」

「好！我跟他們講一聲就走。」
我們揀個窗口的位置，他叫了兩客三明治和果汁。
我先打開話匣子「難得你有此雅興到校園晒太阳，怎麼樣，畢業了有何打算？」以你的成績 Scholarship 該沒問題吧！」

「獎學金是有了，CIT的T.A.三千二，免學費。唉！雖說成績可以，也得之不易呀！往返郵費已經去掉了三個月家教的積蓄了。」

「三千二！不錯啊！『成績是護照，分數即美鈔』，此言不虛，幾時動身呢？」

「春季班時間已過了，秋季班還有兩個多月就要動身了，家裏正忙著為我購買皮鞋、大衣、定製西裝，多配一副眼鏡，還有假牙也換一付新的，據說這些玩意在美國很貴而且相當麻煩。」

「真是在家千日好，出門一時難，何況出門蠻貊之邦！」

「唉！在台大說好說歹也呆了四年多，新的環境不知如何，語言不通，民情不同，還有種族歧視，真有點兒像上斷頭台的心情呢！兒時歡樂，兒時歡樂，斯樂不可作。」

「修道！你還是忘不了她，老唱這首歌，人家既然已經和政大那位訂了婚，你還不快另找一個！」

「唉！感情的事情，談何容易。不是那次舞會，就什麼事都沒有。我好奇跑去看一看，從那天起『追』了半年多，祇學會了這首『憶兒時』，那天她表演的歌……。別老說我，你自己就有要好的女朋嗎！瞧你進來就瞞女孩子的樣子，八成兒也是光桿一個。」

「哦！我可不像你那麼癡，死盯一條吃不到的魚。而且還要三年才能畢業，到時候醫院一開，還愁沒人來說媒！對了，難道這兩年來沒有一個女孩子再令你動心了？」

「哼！宿舍、教室、圖書館、實驗室，別無他處，青燈黃卷，心如古井，修道之名因此而來。哪像你風流稍儂，自作多情，哪一個漂亮的女孩子能逃過你的耳目！」

「對了，貴系一年級有個×女中保送的，長得很像樂蒂，叫什麼名字？」

「莫名其妙！又不同班上課，怎會認識，就是同班上課也還不一定哩！誰分得清楚哪個是本系的，哪個是外系的。時候一到大家擠在一起抄筆記，下課各自東西，除了兩三個相貌不凡者外，誰攪得清楚他阿貓阿狗的！」

「難道，你們沒辦過全系性的郊遊？」

「笑話！別提全系性的了，記得有一次班上辦郊遊，借一部大車子，據說那天連司機在內不過一打人，十二個想他們每個人睡一條椅子一定相當舒服吧！」

「你自己不參加，風涼話到蠻會講的，也許是女孩子太少了，玩不起勁，那麼男同學之間的感情如何？」

「哼！你怕我瞧不起你，我怕你嫌我就誤你的時間，見面能說聲『好』的人都少得很，談個什麼感情。簡直像一個大冰窖，每個人的感情外面都有層圍牆，把自己保護在裏面，掛個偽裝的面具，生怕真面目被人窺見。每次唱『當我們同在一起』我就覺得諷刺的味道不淺，有幾個人的心是在一起？」

「其實都一樣，我雖然相識滿天下，也不比你好多少，都是點頭之交的 Surface relation。我笑口常開。不過是沒

有找到可以訴苦的人，看起來嘛，好像很快樂。不過有時候要看你自己怎麼樣了，說不定別人正和你一樣在等待。你何不一先打開心靈之窗，伸出友誼之手，別忘了別人對你的態度，就是你自己的行為的鏡子！看你的嘴角，簡直比牛頓的蘋果還能證明地心引力，哪像高中時候的你呢！」

「這話也有道理，物理館常聽到人唱『東邊看不見太陽西邊找不到月亮，橫斷在天地間，一片黑霧茫茫』。有件事我心中一直不安。記得三年級的時候，阿篤拿一題電子學問我，我正忙著趕高微習題，沒有睬他，也沒解釋，以後他就沒跟我打過招呼。現在再也沒機會碰頭了。」

「算了，算了，往者已矣，來者可追，希望你到了美國不要整天啃書，成了怪物就好。我還記得大二到物理館做普通物理實驗，被一位教授兩眼一瞪，差點沒嚇死掉。」

「其實大部份專心治學的人都不壞，祇不過大家不大瞭解他們；就像克洛爾，這次CT的介紹信還是他寫的。他也是孤伶伶一個人，很希望跟同學交交朋友。」

「哦？真是人不可以貌相呀！不過我希望你到那邊之後不再那麼冷漠，逃避現實。能和新環境打成一片。時候不早了。我們再見了！」

「再見了！左巴，希望你也不要裝瘋作傻麻醉自己。」
「再見了！別忘了到那邊多來信！」他臨走時終於笑了
一笑——淒淒苦苦的一笑。